微小说

归船

津子围

麦丫跟父亲通话半个小时，两个聊得很正常，后来他说，这件事你去找麦丫。麦丫攥着话筒愣了几秒，听见自己问：那我是谁呀？你不是我老姑吗？父亲的声调扬起来，理直气壮。麦丫心里咯噔一下，第二天就搭了车回镇上，和弟弟在灶房门口站着商量一刻钟。弟弟搓着手，说姐你拿主意吧，我这边走不开。灶膛的火噼啪响着，空气里泛着陈年烟灰的空洞。

秋天来得悄没声息。柿子树叶子发黄，边缘卷起来像被火燎过；早晨窗玻璃上蒙着水汽，手指一抹凉津津的。麦丫把父亲的换洗衣裳从柜底翻出来，泡在搪瓷盆里，肥皂沫子浮在水面上，散着温吞的碱味。父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忽然问：这是谁家？麦丫说：你家啊。父亲哦了一声，低头抠指甲，过会儿又问：你在我家干啥？麦丫拧干衣裳，水滴砸在青砖地上洇出深色圆点：我是你闺女。我闺女，那你叫啥？麦丫温和地说：麦丫。父亲浑浊的眼珠里映着她的影子，瞪着眼睛说：你少跟我扯淡！

父亲仿佛是她的敌人，每天早晨醒来先摸枕头底下的蓝布钱包，拉链头掉了半截，里面塞着一沓子钱，新旧不一，有些角票磨得毛了边。父亲把钱抽出来数，食指蘸唾沫一张张捻过去。麦丫端着粥碗站在门边，能闻到粥里红豆煮烂的甜腻气，混着父亲身上隔夜没散的汗味。他突然警觉地把钱包往怀里掖，问，你站那儿干什么？麦丫说叫你吃饭。父亲说我不饿。麦丫把粥搁在桌上，拿旧棉汗衫剪的抹布擦灶台，擦过去留下一道湿痕。父亲自己去外屋吃饭，见麦丫瞅他，说我吃饭也不是不给你钱，可我吃得少，你收点意思意思得了。麦丫故意说，我看你挺有钱的。父亲啪地摔下碗，厉声道：我警告你，你少打我主意。麦丫不跟他计较，去院子里择韭菜，指甲掐进菜根挤出一股青辣辣的水汽。太阳晒着后脖颈暖烘烘的，可脊背那块儿还是凉的。

一大早，父亲又开始往布包里塞东西——旧衣裳、搪瓷缸子、半包烟、蓝布钱包，挎上肩往门外走。麦丫追上去拉住他胳膊，衣服下的骨头又硬又硌手。你这是要去哪儿？麦丫问。父亲甩开她，劲儿很大：你撒开！我要回家！说着，踉踉跄跄地走开，嘴里还嘟囔着：绥儿，绥儿，我回来了。麦丫大声问，绥儿是谁呀？父亲站住了，转过身来，瞪着眼睛对麦丫说，我警告你，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这段时间，父亲经常念叨绥儿这个名字，绥儿等我！麦丫很好奇，她给弟弟和亲戚朋友打电话，能问的都问了，可没人知道绥儿是谁。

麦丫隔十几步跟着，一直到了河边。河堤坡上狗尾草密密匝匝，穗子黄了风一吹窸窸窣窣。父亲将布包摊在坡地上，从里头掏出钱数着。那些票子在风里扑扑地抖，有些是冥币，印刷得十分精美。数到一半他忘了，又从头来。数累了，他就望向河对岸，深情地望着。

那天深夜，父亲的喊声把麦丫惊醒。父亲坚称他的钱丢了，严重怀疑是麦丫干的。麦丫帮父亲找他的“钱包”，炕上炕下都没找到，无奈，麦丫开始翻箱倒柜，不想在柜子夹层里找到母亲藏的遗物。母亲去世五年了，那个碎花布包还棱角分明。打开布包，麦丫见到停用多年的破旧人民币，有贰角的“武汉长江大桥”、壹元的“女拖拉机手”、贰元的“机床车工”，最大面值是伍元的“炼钢工人”，壹角的“学生下乡劳动”更多一些，还有几张地方粮票和布票。突然，里面露出一封信，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字细瘦如枯藤：我把麦丫的小名改为绥儿，图个吉利，愿她病去身安。下个月开支我就回家，等我，一定等我。麦丫捏着信纸，指尖抖得厉害，原来，自己就是绥儿，父亲的“敌人”和他心心念念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

麦丫一夜未睡，小时候体弱多病，成了家里最大的包袱。父亲在城里做泥瓦匠，每个月都寄钱给她治病。七岁那年病重，好不容易从鬼门关爬了过来，父亲的记忆大概停留在那一年了吧。迷迷糊糊中，麦丫感觉到母亲在外屋舀水洗米，米粒从指缝漏下哗啦啦响。锅开了，白汽顶着锅盖噗噗跳，满屋子小米粥香味儿，勾得胃里发空。

第二天清早雾没散透，父亲又挎着布包出门。麦丫紧跟在后面，父亲的背影在雾里一颠一颠，走几步就回头张望。她闪在电线杆后头，听他含含糊糊念叨：绥儿别怕，爹挣钱了……声音被雾气裹着湿漉漉坠下去。河边风大，掀起父亲衣摆露出里面洗薄的秋裤，他直盯盯地望向河对岸，嘴唇翕动。麦丫从堤坡走下来，脚步踩枯草咔嚓咔嚓直响。父亲抬头看见她，警觉地问，你要干啥？

麦丫视线模糊，说我帮你找船……送你回家。

河面上漂来一根断枝慢慢转着。麦丫闻见父亲袖口樟脑丸的冷刺气味，和汗碱味搅在一起。她伸出胳膊搀住他。他的肩膀比记忆中瘦了一圈，骨头抵着她的掌心硬邦邦的。两个人踩着枯草往堤上走，雾气渐散，晨光斜斜地照下来，把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浑黄的河水里，晃啊晃的，像两条并排游着的船。

父爱满衣箱

于春林

又是一年开学季，看到学生们拉着时尚的拉杆箱，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校园，我不禁想起了我当年上学时的情景。

那一年，我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父母却犯了愁——学校住宿需要自己带行李箱，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哪有多余的钱买行李箱啊。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母压低声音在说话。“把家里那口老柜子拆了吧。”“那可是咱们结婚时家里分的……”“眼下孩子的学费还得东挪西借，哪有钱再买行李箱？”

我听着他们说话，心里有些愧意。为供我读书，父母想尽了办法，两个姐姐甚至辍学上班……想到这些，我眼角发涩，把头悄悄缩进被子里。

大伯父得知父亲要拆了柜子给我打行李箱，气得说：“你们也忒顾孩子了，家里连学费都没有，读什么高中，趁早下地干活算了。”大伯父的话仿佛锥子一般刺痛了我的心，我真想告诉父亲，我不去上学了，这样也不必把祖辈留给他们的柜子拆了。但看着父亲被大伯父说得一红一白的脸，我没敢说出口。

在那时，柜子是每个家庭的门面，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家具之一。我家这口柜子是朱红色的，很喜庆，母亲很爱惜，每天都会把这口柜子抹得一尘不染。

父亲抚摸着这口陪伴他们几十年的柜子，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深情。但为了唯一的儿子上学，他还是狠心把柜子的木板一块块拆了下来。我和母亲则帮忙把拆下来的板子放到一边。那一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为了俭省不必要的花销，父亲没有请木匠，而是借来锯子、刨子等工具，亲手给我打箱子。父亲用他粗糙的手做起了木匠的细活，显得很笨拙，但他努力地做好每一道工序，将每一个榫卯都契合匀称。他是那样投入，以至于虎口处渗出了血都没有觉察到。

父亲用了半天时间才把箱子打完，而且打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并排摆放在院子里。母亲告诉我，另一个是送给我的同学石磊的，他的家境也不好。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和感动。

父亲累得满头大汗，坐下来抽袋烟休息；母亲则用砂纸打磨箱子，刷油漆。油漆是天蓝色的，刷完油漆的木箱子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特别美观。我上学用的行李箱，连同我同学的那只，就这样备齐了。

在我心里，这只行李箱比世上任何一只箱子都昂贵，因为它里面不仅仅装着我求学时的衣物和书籍，还装满了父亲沉甸甸的爱。这爱太沉重了，一直激励我前行。

天锅古洞

（组诗）

韩兴伟

天锅古洞

一座大山
允许胸怀坦荡的你，走入它的内心
允许你
满怀虔诚之心，进入四亿年前的
剧场里，担当主角
洞穴里的乾坤恍若人世
曲径通幽，又必然柳暗花明
石头敞开心扉，告诉你
有的停止了思考
锁定时间脚步的石头
像万卷典籍，束之高阁
那些活力四射的石头
把自己活成盛开的鲜花
或者活成顶天立地的大树
而一滴正滴在你头顶的水滴
为你醍醐灌顶
为你平添生长的力量

倒扣的天锅

一块巨石之大，大到难以置信
大到仅凭一己之力
就可以独自打造出一座大山
巨石掏空心思
想告诉你什么？
每一滴水都是时间的刻刀
一万口倒扣的石锅
高悬，幽深，都是它的杰作
层层叠叠，像一万只脉脉的眼睛
环绕着你，望眼欲穿
点燃你心中腾飞的烈火
一块女娲留下的巨石
等了亿万年，随时准备
填补天下的漏洞

古城遗址及莲花池

必须是亿万年
必须经历岁月冲刷
蚀余的遗址才会涅槃
停止生长的古城，在大漠中
才具备灵魂

必须是出水的莲花
必须是连绵不绝的水流
才能孕育一簇簇莲花的茂盛
你幸运地成为时间的见证人
四亿年的石头栩栩如生

驻足迷宫之中
古道蜿蜒，阡陌纵横
你在想
自己究竟是一滴水，还是一粒沙？

回音洞

洞连着洞，洞中有洞
洞藏奇幻的世界
刀光剑影，薛礼横刀立马
古人在斑驳的石林中弹奏琴曲
我不敢大声说话
怕我前脚刚离开
留下的回音，会长时间感到孤独
我只在擎天的石柱前站一站
我的心跳声
还是让他们听得真真切切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墙有藤蔓，心有温柔

赵素馥

城市之中，有一种植物很不起眼。它从未被列入市政绿化主力，无法像精心修剪的花木、成行整齐的行道树那样，堂而皇之地装点市容，为城市美颜。可偏偏是这无人刻意照料的藤蔓，却顺着一面面冰冷楼宇外墙缓缓攀爬，默默为钢筋水泥堆砌的城市，铺就一层温柔葱茏的底色。

在我居住的小区，楼宇墙面上有一片藤蔓，尽管无人照料，它却肆意攀缘、蓬勃舒展，层层叠叠织成柔软厚重的绿毯，密密铺满墙面每一寸角落。

每日途经楼下，我都会驻足片刻，变换横竖斜不同角度，拍下窗棂与藤蔓相依的模样。它也始终依附墙面，静静伫立在窗前，默默守候着窗内的人间烟火、三餐日常。

藤蔓，它不拘泥于一季的风光，而是四季流转，自有别样风骨。盛夏时节，它满目苍翠，绿意浓得化不开，仿佛轻轻一掐，便能溢出清润的汁水，显得格外动人；秋冬时节，它落尽了叶，不再浓丽，但它那露出褐色的盘根错节般的粗壮主干，苍劲如虬曲古木，深藏着内敛蓄力的力量。

看着肆意攀缘生长的藤蔓，让我想起供职的校园里，那栋被藤蔓包裹的楼宇。整面墙体尽数被藤蔓覆盖，密不透风。我办公室的一方窗棂，刚好落在这幅天然青绿长卷之中，成了恰到好处的留白。虚实相生，衬出这墙藤蔓数十载默默扎根、缓缓攀缘，自在生长的从容与盛大。

记得一年深秋，我偶然发现藤蔓枝头缀满了细碎果实，红茎托着乌黑的籽实，在透亮澄澈秋阳里熠熠生辉。漫墙枯藤点缀粒粒艳红，好似层林尽染的秋日长卷，裁成一幅古朴立轴，高悬于楼宇之间，为这座满是书香的殿堂，添了一缕难得的山野秋韵。

因为喜爱这些自然生存的藤蔓，我的手机相册里存了各式各样的藤蔓照片：居民小区的外墙，老街幽深的围墙，老房子檐下的角落……它们不需要园丁精心浇灌修剪，也无须世人刻意呵护，凭着一身韧劲，爬满一面又一面冰冷灰暗的建筑墙体，每一次与它们不期而遇，都让人心中一喜。

一天，途经街角路口，偶遇一栋被藤蔓包裹的老建筑。藤蔓从墙面攀至屋顶，想来这一方绿意，早已历经一代又一代藤蔓的更迭传承。不禁遐想，盛夏来时，整栋房屋隐匿于无边绿意之中，清风穿藤，绿意环绕，那该是何等清新治愈的人间秘境呀！

漫步城市街巷，入目皆是修剪规整的人工绿植，井然有序，但总感觉少了几分自在野趣与鲜活生机。如果多种植一些藤蔓，让绿意挣脱地面的束缚，顺着墙体向上蔓延，或许城市的绿就会立体起来。冰冷的楼宇，就能拥抱自然绿意，让喧嚣的城市处处藏着温柔自在的山野诗意，那该有多好呀！

篱边菇娘甜透光阴

江 颖

乘沈阳地铁出行，车厢两侧张贴着沈阳本地某品牌饮料的宣传海报。画面上，一只透明玻璃罐头瓶里盛满了黄澄澄的甜菇娘，每一颗都汁水充盈、莹润透亮，看得人垂涎不已。

伴随列车行进的晃动，甜菇娘也在我的脑海里轻轻旋转——那久违的童年滋味，已许久不曾尝过了。

在东北，菇娘分甜菇娘与苦菇娘两种。甜菇娘，是大自然捧给孩童解馋的清甜小食；苦菇娘，则是土地赠予长辈调养身心的质朴良方。我心里惦念的，终是那一抹甜香。

盛夏时节，山野田间总藏着无尽的欢喜。少年时，我在野地里疯跑，撞见一丛丛甜菇娘，便觉得今天撞上了好运气，忙不迭地摘下一大把揣进衣兜，兴冲冲地跑回家，与小伙伴分食。黄澄澄的甜菇娘卧在灯笼似的薄萼里，待一双双小手轻轻掀开外面罩着的那层轻纱，才露出娇润的模样。每一枚菇娘在舌尖打转，汁水都在眼睛里漾出幸福，香甜在味蕾深处扎根。

有时母亲从外面归来，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束带着秧蔓的菇娘，甜的、苦的，或是甜苦相间。母亲把它们插进敞口的青花瓷瓶，搁在茶几上，任由我们摘食。我们总是抢着把甜菇娘吃尽，苦菇娘便那样静立着，渐渐风干、蜷缩。母亲会细心地将它们收进盒中，待到咽喉不适时，拣几枚煮水，便是一剂温和的良药。

成家后，我曾在小区僻静的角落栽种过一片甜菇娘。初春，将芝麻粒大小的种子随意撒在土里，再用薄土轻轻覆盖，一场春雨过后，新苗就探出头来。不用施肥、除草、灌溉，几阵风吹过，枝干就绿意葳蕤。初夏，高约半米的茎上开出一串串白色小花，小花晃呀晃，一眨眼，甜甜的菇娘就在枝头向你招手了。

邻居们喜欢，遛弯时随手摘几颗品尝；上小学的女儿把熟透的甜菇娘带到学校去分与同学，“赠人菇娘，手有余香”的快乐就装满了书包，放学回来直喊：明天还要带！一年一轮回的菇娘们，甜也好，苦也罢，都是人生记忆里温软的时光片段，在时光中亮成一束暖光。

地铁到站，我走出车厢，在站台长椅上坐下，点开手机，下单了一杯“东北甜菇娘”果茶。往大了说，是支持沈阳本土风物；往小了说，是那幅海报，勾动了舌尖的念想和远去的乡愁。

人生本就苦甜交织，我只愿在往后的寻常日子里，甜能多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飞鹰”振翅再赴长风

万 胜

如今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东北超”三个字，也唤起了我对足球的记忆。

那时候，与我同龄的一帮男孩子毕业后在家待业，足球成了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亮点。我们踢足球、看足球、聊足球，每天早上起来对着房山墙练射门，晚上骑自行车到十几里之外的学校踢球，天黑透了才带着一身臭汗回到家。这样仍然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幻想着能够打比赛，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名字就叫“飞鹰足球队”，由我担任队长。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队徽，制定了队规，凑钱买来球衣，手工印上队徽和号码。

足球队成立后，我们参加的第一场比赛，被对手踢了个13:0。这场惨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教练，需要有专业的装备和专业的训练。我和副队长找到居委会主任，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还给了我们500元经费。钱到位，买队服买足球，同时，主任还为我们联系好了教练。第一堂训练课就在中央大马路上，凌晨5点，教练带着大家在路上走“鸭步”。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四处联络找人比赛，不断地吸纳新队员。我们的队伍越来越齐整，前锋、中场、后卫，甚至有了替补队员。多年后，直到队员们陆续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球队才宣告解体。

现在想来，真得感谢足球，陪着我们度过了那些浮躁的日子，让那段时光变得难以忘怀。转眼20年过去，曾经一起踢球的发小们再次聊起当年的情形，都无限感慨。不知是谁第一个提起的：不如咱们把球队恢复吧，我们还能踢。这个提法在2012年的一次聚会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我们这支飞鹰足球队再次出现在苏家屯各个学校的球场上。

这次重返球场，我们有了主客场队服、队旗、队徽，甚至队歌、口号一应俱全。每次比赛都要请裁判、雇摄像、拉条幅、拍合影，还要提前买好意外保险。每场比赛都会组织家属观战，比赛之后还要畅快淋漓地喝上一顿酒。比赛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勇敢地拼抢，鱼跃冲顶、倒挂金钩、飞身铲断这样的动作只能靠脑补。尽管现在的我们只能站着防守，走着进攻，大腹便便，动作迟缓，但内心仍然因为热爱足球而自豪。

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的作家朋友姚宏越也组建了一支以80后为主的业余球队，他几次三番向我下战书，要带队到苏家屯与我们一决高下。在他的多次催逼下，我们球队终于再次解散了……当然这是玩笑，真实的原因是，在一场比赛中有人受伤，事实证明我们这帮70后已经不再适合踢足球了。

球不能踢了，但对足球的感情犹在，甚至更浓。对别人来说，“东北超”也许只是一个文体旅融合、展示东北地域文化的大型秀场，但对我们这些有过足球经历的人来说，却是对青春年华的一次复盘，对激情岁月的一次回访，就好像我们在球场上重新复活了一样。所以，有机会在“东北超”赛场上展现风采的小草根们，你们加油吧，替我们这帮老草根在足球场上再活一次！

东北超酷——我与足球的故事 主题征文